晉書/卷05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十七 ◄

晉書
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

► 卷五十九

周處子:玘　孫:勰　弟:劄　劄從子:筵　周訪子:撫　孫:楚　曾孫:瓊　玄孫:虓　撫弟:光　光子:仲孫

周處

周處，字子隱，義興陽羨人也。父魴，吳鄱陽太守。處少孤，未弱冠，膂力絕人，好馳騁田獵，不修細行，縱情肆欲，州曲患之。處自知爲人所惡，乃慨然有改勵之志，謂父老曰：「今時和歲豐，何苦而不樂耶？」父老歎曰：「三害未除，何樂之有！」處曰：「何謂也？」答曰：「南山白額猛獸，長橋下蛟，並子爲三矣。」處曰：「若此爲患，吾能除之。」父老曰：「子若除之，則一郡之大慶，非徒去害而已。」處乃入山射殺猛獸，因投水搏蛟，蛟或沈或浮，行數十里，而處與之俱，經三日三夜，人謂死，皆相慶賀。處果殺蛟而反，聞鄉里相慶，始知人患己之甚，乃入吳尋二陸。時機不在，見雲，具以情告，曰：「欲自修而年已蹉跎，恐將無及。」雲曰：「古人貴朝聞夕改，君前途尚可，且患志之不立，何憂名之不彰！」處遂勵志好學，有文思，志存義烈，言必忠信克己。期年，州府交辟。仕吳爲東觀左丞。孫皓末，爲無難督。及吳平，王渾登建鄴宮釃酒，既酣，謂吳人曰：「諸君亡國之餘，得無戚乎？」處對曰：「漢末分崩，三國鼎立，魏滅於前，吳亡於後，亡國之戚，豈惟一人！」渾有慚色。

入洛，稍遷新平太守。撫和戎狄，叛羌歸附，雍土美之。轉廣漢太守。郡多滯訟，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，處詳其枉直，一朝決遣。以母老罷歸。尋除楚內史，未之官，徵

拜散騎常侍。處曰：「古人辭大不辭小。」乃先之楚。而郡既經喪亂，新舊雜居，風俗未一，處敦以教義，又檢屍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，然始就征，遠近稱歎。

及居近侍，多所規諷。遷御史中丞，凡所糾劾，不避寵戚。梁王肜違法，處深文案之。及氐人齊萬年反，朝臣惡處強直，皆曰：「處，吳之名將子也，忠烈果毅。」乃使隸夏侯駿西征。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，謂之曰：「卿有老母，可以此辭也。」處曰：「忠孝之道，安得兩全！既辭親事君，父母復安得而子乎？今日是我死所也。」萬年聞之，曰：「周府君昔臨新平，我知其爲人，才兼文武，若專斷而來，不可當也。如受制於人，此成擒耳。」既而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、都督關中諸軍事。處知肜不平，必當陷己，自以人臣盡節，不宜辭憚，乃悲慨即路，志不生還。中書令陳准知肜將逞宿憾，乃言於朝曰：「駿及梁王皆是貴戚，非將率之才，進不求名，退不畏咎。周處吳人，忠勇果勁，有怨無援，將必喪身。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，爲處前鋒，必能殄寇。不然，肜當使處先驅，其敗必也。」朝廷不從。時賊屯梁山，有眾七萬，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。處曰：「軍無後繼，必至覆敗，雖在亡身，爲國取恥。」肜復命處進討，乃與振威將軍盧播、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。將戰，處軍人未食，肜促令速進，而絕其後繼。處知必敗，賦詩曰：「去去世事已，策馬觀西戎。藜藿甘粱黍，期之克令終。」言畢而戰，自旦及暮，斬首萬計。弦絕矢盡，播、系不救。左右勸退，處按劍曰：「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，何退之爲！且古者良將受命，鑿凶門以出，蓋有進無退也。今諸軍負信，勢必不振。我爲大臣，以身徇國，不亦可乎！」遂力戰而沒。追贈平西將軍，賜錢百萬，葬地一頃，京城地五十畝爲第，又賜王家近田五頃。詔曰：「處母年老，加以遠人，朕每湣念，給其醫藥酒米，賜以終年。」

處著《默語》三十篇及《風土記》，並撰集《吳書》。時潘岳奉詔作《關中詩》曰：「周徇師令，身膏齊斧。人之雲亡，貞節克舉。」又西戎校尉閻纘亦上詩云：「周全其節，令問不已。身雖云沒，書名良史。」及元帝爲晉王，將加處策謚，太常賀循議曰：「處履德清方，才量高出；曆守四郡，安人立政；入司百僚，貞節不撓；在戎致身，見危授命：此皆忠賢之茂實，烈士之遠節。案謚法執德不回曰孝。」遂以謚焉。有三子：玘、靖、劄。靖早卒，玘、劄並知名。

處長子 玘

玘字宣佩。強毅沈斷有父風，而文學不及。閉門潔己，不妄交遊，士友咸望風敬憚焉，故名重一方。弱冠，州郡命，不就。刺史初到，召爲別駕從事，虛己備禮，方始應

命。累薦名宰府，舉秀才，除議郎。

太安初，妖賊張昌、丘沈等聚眾於江夏，百姓從之如歸。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，敗於障山。昌等浸盛，殺平南將軍羊伊，鎮南大將軍、新野王歆等，所在覆沒。昌別率封雲攻徐州，石冰攻揚州，刺史陳徽出奔，冰遂略有揚土。玘密欲討冰，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，共推吳興太守顧秘都督揚州九郡軍事，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，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。冰遣其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玘，玘臨陣斬毒。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眾助玘，斬冰別率趙驤於蕪湖，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。冰北走投封雲，雲司馬張統斬雲、冰以降，徐、揚並平。玘不言功賞，散眾還家。

陳敏反於揚州，以圻爲安豐太守，加四品將軍。玘稱疾不行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准，令發兵臨江，己爲內應，翦發爲信。准在壽春，遣督護衡彥率眾而東。時敏弟昶爲廣武將軍、曆陽內史，以吳興錢廣爲司馬。玘密諷廣殺昶。玘與顧榮、甘卓等以兵攻敏，敏眾奔潰，單馬北走，獲之於江乘界，斬之於建康，夷三族。東海王越聞其名，召爲參軍。詔補尚書郎、散騎郎，並不行。元帝初鎮江左，以玘爲倉曹屬。

初，吳興人錢璯亦起義兵討陳敏，越命爲建武將軍，使率其屬會於京都。璯至廣陵，聞劉聰逼洛陽，畏懦不敢進。帝促以軍期，璯乃謀反。時王敦遷尚書，當應徵與璯俱西。璯陰欲殺敦，藉以舉事，敦聞之，奔告帝。璯遂殺度支校尉陳豐，焚燒邸閣，自號平西大將軍、八州都督，劫孫皓子充，立爲吳王，既而殺之。來寇圻縣。帝遣將軍郭逸、郡尉宋典等討之，並以兵少未敢前。玘復率合鄉里義眾，與逸等俱進，討璯，斬之，傳首於建康。

玘三定江南，開復王略，帝嘉其勳，以玘行建威將軍、吳興太守，封烏程縣侯。吳興寇亂之後，百姓饑饉，盜賊公行，玘甚有威惠，百姓敬愛之，期年之間，境內寧謐。帝以圻頻興義兵，勳誠並茂，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、丹陽之永世別爲義興郡，以彰其功焉。

玘宗族強盛，人情所歸，帝疑憚之。於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，而圻自以爲不得調，內懷怨望，復爲刁協輕之，恥恚愈甚。時鎮東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爲周凱所侮，乃與圻陰謀誅諸執政，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。先是，流人帥夏鐵等寓於淮、泗，恢陰書與鐵，令起兵，己當與玘以三吳應之。建興初，鐵已聚眾數百人，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。恢聞鐵死，懼罪，奔於玘，玘殺之，埋於豕牢。帝聞而秘之，召玘爲鎮

東司馬，未到，復改授建武將軍、南郡太守。圮既南行，至蕪湖，又下令曰：「圮奕世忠烈，義誠顯著，孤所欽喜。今以爲軍諮祭酒，將軍如故，進爵爲公，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。」圮忿於回易，又知其謀泄，遂憂憤發背而卒，時年五十六。將卒，謂之勰曰：「殺我者諸傖子，能復之，乃吾子也。」吳人謂中州人曰「傖」，故云耳。贈輔國將軍，諡曰忠烈。子勰嗣。

圮子 勰

勰字彥和。常緘父言。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，多居顯位，駕御吳人，吳人頗怨。勰因之欲起兵，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。馥家有部曲，勰使馥矯稱叔父劄命以合眾，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，以討王導、刁協爲名。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。馥殺吳興太守袁琇，有眾數千，將奉劄爲主。時劄以疾歸家，聞而大驚，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。勰知劄不同，不敢發兵。馥黨懼，攻馥，殺之。孫弼眾亦潰，宣城太守陶猷滅之。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，吳人所宗，故不窮治，撫之如舊。勰爲劄所責，失志歸家，淫侈縱恣，每謂人曰：「人生幾時，但當快意耳。」終於臨淮太守。

勰弟 彝

勰弟彝，少知名，元帝辟爲丞相掾，早亡。

處幼子 劄

劄字宣季。性矜險好利，外方內荏，少以豪右自處，州郡辟命皆不就。察孝廉，除郎中、大司馬齊王冏參軍。出補句容令，遷吳國上軍將軍。辟東海王越參軍，不就。以討錢璯功，賜爵漳浦亭侯。元帝爲丞相，表劄爲甯遠將軍、曆陽內史，不之職，轉從事中郎。徐馥平，以劄爲奮武將軍、吳興內史，録前後功，改封東遷縣侯，進號征虜將軍、臨揚州江北軍事、東中郎將，鎮塗中，未之職，轉右將軍、都督石頭水陸軍事。劄腳疾，不堪拜，固讓經年，有司彈奏，不得已乃視職。加散騎常侍。

王敦舉兵攻石頭，劄開門應敦，故王師敗績。敦轉劄爲光祿勳，尋補尚書。頃之，遷右將軍、會稽內史。時劄兄靖子懋晉陵太守、清流亭侯，懋弟筵征虜將軍，吳興內史，筵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、武康縣侯，贊弟縉太子文學、都鄉侯，次兄子勰臨淮太守、烏程公。劄一門五侯，並居列位，吳士貴盛，莫與爲比，王敦深忌之。後筵喪母，送者千

數，敦益憚焉。及敦疾，錢鳳以周氏宗強，與沈充權勢相侔，欲自托於充，謀滅周氏，使充得專威揚土，乃說敦曰：「夫有國者患於強逼，自古釁難恆必由之。今江東之豪莫強周、沈，公萬世之後，二族必不靜矣。周強而多俊才，宜先爲之所，後嗣可安，國家可保耳。」敦納之。時有道士李脫者，妖術惑眾，自言八百歲，故號李八百。自中州至建鄴，以鬼道療病，又署人官位，時人多信事之。弟子李弘養徒灊山，云應讖當王。故敦使廬江太守李恆告劄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。時筵爲敦諮議參軍，即營中殺筵及脫、弘，又遣參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劄兄弟子，既而進軍會稽，襲劄。劄先不知，卒聞兵至，率麾下數百人出距之，兵散見殺。劄性貪財好色，惟以業產爲務。兵至之日，庫中有精杖，外白以配兵，劄猶惜不與，以弊者給之，其鄙吝如此，故士卒莫爲之用。

及敦死，劄、莚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冤，宜加贈諡。事下八坐，尚書卞壼議以「劄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亂，劄之責也。追贈意所未安。懋、筵兄弟宜復本位。」司徒王導議以「劄在石頭，忠存社稷，義在亡身。至於往年之事，自臣等有識以上，與劄情豈有異！此言實貫於聖鑒，論者見奸逆既彰，便欲征往年已有不臣之漸。即復使爾，要當時眾所未悟。既悟其奸萌，劄與臣等便以身許國，死而後已，劄亦尋取梟夷。朝廷檄命既下，大事既定，便正以爲逆黨。邪正失所，進退無據，誠國體所宜深惜。臣謂宜與周顗、戴若思等同例。」尚書令希鑒議曰：「夫褒貶臧否，宜令體明例通。今周、戴以死節復位，周劄以開門同例，事異賞均，意所疑惑。如司徒議，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劄不異，此爲邪正坦然有在。昔宋文失禮，華樂荷不臣之罰；齊靈嬖孽，高厚有從昏之戮。以古況今，譙王、周、戴宜受若此之責，何加贈復位之有乎！今據已顯復，則劄宜貶責明矣。」導重議曰：「省令君議，必劄之開門與譙王、周、戴異。今劄開門，直出風言，竟實事邪？便以風言定褒貶，意莫若原情考征也。論者謂劄知隗、協亂政，信敦匡救，苟匡救信，奸佞除，即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。如此，劄所以忠於社稷也。後敦悖謬出所不圖，劄亦闔門不同，以此滅族，是其死於爲義也。夫信敦當時之匡救，不圖將來之大逆，惡隗、協之亂政，不失爲臣之貞節者，於時朝士豈惟周、劄邪！若盡謂不忠，懼有誣乎譙王、周、戴。各以死衛國，斯亦人臣之節也。但所見有同異，然期之於必忠，故宜申明耳。即如今君議，宋華、齊高其在隗、協矣。昔子糾之難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。若以死爲賢，則管仲當貶；若以不死爲賢，則召忽死爲失。先典何以兩通之？明爲忠之情同也。死雖是忠之一目，亦不必爲忠皆當死也。漢祖遺約，非劉氏不王，非功臣不侯，違命天下共誅之。後呂後王諸呂，周勃從之，王陵廷爭，可不謂忠乎？周勃誅呂尊文，安漢社稷，忠莫尚焉，則王陵又何足言，而前史兩爲美談。固知死與不死，爭與不爭，苟原情盡意，不可定於一概也。且劄闔棺定諡，違逆黨順，受戮凶邪，不負忠義明矣。」鑒又駁不同，而朝廷竟從導議，追贈劄衛尉，遣使者祠以

少牢。

劄子 澹

劄長子澹，太宰府掾。次子稚，察孝廉，不行。

劄從子 筵

筵卓犖有才幹，拜征虜將軍、吳興太守，遷黃門侍郎。徐馥之役，筵族兄績亦聚眾應之。元帝議欲討之，王導以爲「兵少則不足制寇，多遣則根本空虛。黃門侍郎周筵忠烈至到，爲一郡所敬。意謂直遣筵，足能殺績」。於是詔以力士百人給筵，使輕騎還陽羨。筵即日取道，晝夜兼行。既至郡，將入，遇績於門，筵謂績曰：「宜與君共詣孔府君，有所論。」績不肯入，筵逼牽與俱。坐定，筵謂太守孔侃曰：「府君何以置賊在坐？」績衣裏帶小刀，便操刃逼筵，筵叱郡傳教吳曾：「何不舉手！」曾有膽力，便以刀環築績，殺之。筵因欲誅勰，劄拒不許，委罪於從兄邵，誅之。筵不歸家省母，遂長驅而去，母狼狽追之。其忠公如此。

遷太子右衞率。及王敦作難，加冠軍將軍、都督會稽、吳興、義興、晉陵、東陽軍事，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，未發而王師敗績。筵聞劄開城納敦，憤吒慷慨形於辭色。尋遇害。敦平後，與劄同被復官。

初，筵於姑孰立屋五間，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，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，甚危，雖以人功，不能然也。後竟覆族。

筵弟 縉

筵弟縉，少無行檢，嘗在建康、烏衣道中逢孔氏婢，時與同僚二人共載，便令左右捉婢上車，其強暴若此。

周訪

周訪，字士達，本汝南安城人也。漢末避地江南，至訪四世。吳平，因家廬江尋陽焉。祖纂，吳威遠將軍。父敏，左中郎將。訪少沈毅，謙而能讓，果於斷割，周窮振乏，

家無餘財。爲縣功曹，時陶侃爲散吏，訪薦爲主簿，相與結友，以女妻侃子瞻。訪察孝廉，除郎中、上甲令，皆不之官。鄉人盜訪牛於塚間殺之，訪得之，密埋其肉，不使人知。

及元帝渡江，命參鎮東軍事。時有與訪同姓名者，罪當死，吏誤收訪，訪奮擊收者，數十人皆散走，而自歸於帝，帝不之罪。尋以爲揚烈將軍，領兵一千二百，屯尋陽鄂陵，與甘卓、趙誘討華軼。所統厲武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，訪收斬之。逸來攻訪，訪率眾擊破之。逸遁保柴桑，訪乘勝進討。軼遣其党王約、傅劄等萬餘人助逸，大戰於湓口，約等又敗。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，與軼水軍將硃矩等戰，又敗之。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，軼眾潰，訪執軼，斬之，遂平江州。

帝以訪爲振武將軍、尋陽太守，加鼓吹、曲蓋。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弢。弢作桔槔打官軍船艦，訪作長岐棖以距之，桔槔不得爲害。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，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，焚燒城邑。王敦時鎮湓口，遣督護繆蕤、李恆受訪節度，共擊彥。蕤於豫章、石頭，與彥交戰，彥軍退走，訪率悵下將李午等追彥，破之，臨陣斬彥。時訪爲流矢所中，折前兩齒，形色不變。及暮，訪與賊隔水，賊眾數倍，自知力不能敵，乃密遣人如樵采者而出，於是結陣鳴鼓而來，大呼曰：「左軍至！」士卒皆稱萬歲。至夜，令軍中多布火而食，賊謂官軍益至，未曉而退。訪謂諸將曰：「賊必引退，然終知我無救軍，當還掩人，宜促渡水北。」既渡，斷橋訖，而賊果至，隔水不得進，於是遂歸湘州。訪復以舟師造湘城，軍達富口，而弢遣杜弘出海昏。時湓口騷動，訪步上柴桑，偷渡，與賊戰，斬首數百。賊退保廬陵，訪追擊敗之，賊嬰城處自守。尋而軍糧爲賊所掠，退住巴丘。糧廩既至，復圍弘於廬陵。弘大擲寶物於城外，軍人競拾之，弘因陣亂突圍而出。訪率軍追之，獲鞍馬鎧杖不可勝數。弘入南康，太守將率兵逆擊，又破之，奔於臨賀。帝又進訪龍驤將軍。王敦表爲豫章太守。加征討都督，賜爵尋陽縣侯。

時梁州刺史張光卒，湣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，監荊、梁、益、寧四州，出自武關。賊率杜曾、摯瞻、胡混等並迎猗，奉之，聚兵數萬，破陶侃於石城，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，不克，引兵向江陵。王敦以從弟暠爲荊州刺史，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、襄陽太守硃軌、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曾，而大敗於女觀湖，誘、軌並遇害。曾遂逐暠，徑造沔口，大爲寇害，威震江、沔。元帝命訪擊之。訪有眾八千，進至沌陽。曾等銳氣甚盛，訪曰：「先人有奪人之心，軍之善謀也。」使將軍李恆督左甄，許朝督右甄，訪自領中軍，高張旗幟。曾果畏訪，先攻左右甄。曾勇冠三軍，訪甚惡之，自於陣後射雉以安眾心。令其眾曰：「一甄敗，鳴三鼓；兩甄敗，鳴六鼓。」趙胤領其父余兵屬左甄，力戰，

敗而復合。胤馳馬告訪，訪怒，叱令更進。胤號哭還戰，自旦至申，兩甄皆敗。訪聞鼓音，選精銳八百人，自行酒飲之，敕不得妄動，聞鼓音乃進。賊未至三十步，訪親鳴鼓，將士皆騰躍奔赴，曾遂大潰，殺千餘人。訪夜追之，諸將請待明日，訪曰：「曾驍勇能戰，向之敗也，彼勞我逸，是以克之。宜及其衰乘之，可滅。」鼓行而進，遂定漢、沔。曾等走固武當。訪以功遷南中郎將、督梁州諸軍、梁州刺史，屯襄陽。訪謂其僚佐曰：「昔城濮之役，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，今不斬曾，禍難未已。」於是出其不意，又擊破之，曾遁走。訪部將蘇溫收曾詣軍，並獲第五猗、胡混、摯瞻等，送於王敦。又白敦，說猗逼於曾，不宜殺。敦不從而斬之。進位安南將軍、持節，都督、刺史如故。

初，王敦懼杜曾之難，謂訪曰：「擒曾，當相論爲荊州刺史。」及是而敦不用。至王廙去職，詔以訪爲荊州。敦以訪名將，勳業隆重，有疑色。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：「鄙州雖遇寇難荒弊，實爲用武之國，若以假人，將有尾大之患，公宜自領，訪爲梁州足矣。」敦從之，訪大怒。敦手書譬釋，並遺玉環玉碗以申厚意。訪投碗於地曰：「吾豈賈豎，可以寶悅乎！」陰欲圖之。即在襄陽，務農訓卒，勤於採納，守宰有缺輒補，然後言上。敦患之，而憚其強，不敢有異。訪威風既著，遠近悅服，智勇過人，爲中興名將。性謙虛，未嘗論功伐。或問訪曰：「人有小善，鮮不自稱。卿功勳如此，初無一言何也？」訪曰：「朝廷威靈，將士用命，訪何功之有！」士以此重之。訪練兵簡卒，欲宣力中原，與李矩、郭默相結，慨然有平河、洛之志。善於撫納，士眾皆爲致死。聞敦有不臣之心，訪恆切齒。敦雖懷逆謀，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。

初，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，謂訪與陶侃曰：「二君皆位至方嶽，功名略同，但陶得上壽，周當下壽，優劣更由年耳。」訪小侃一歲，太興三年卒，時年六十一。帝哭之甚慟，詔贈征西將軍，謚曰壯，立碑於本郡。二子：撫、光。

訪長子 撫

撫字道和。強毅有父風，而將禦不及。元帝辟爲丞相掾，父喪去官。服闋，襲爵，除鷹揚將軍、武昌太守。王敦命爲從事中郎，與鄧嶽俱爲敦爪牙。甘卓遇害。敦以撫爲沔北諸軍事、南中郎將，鎮沔中。及敦作逆，撫領二千人從之。敦敗，撫與嶽俱亡走。撫弟光將資遺其兄，而陰欲取嶽。撫怒曰：「我與伯山同亡，何不先斬我！」會嶽至，撫出門遙謂之曰：「何不速去！今骨肉尚欲相危，況他人乎！」嶽回船而走，撫遂共入西陽蠻中，蠻酋向蠶納之。初，岳爲西陽，欲伐諸蠻，及是諸蠻皆怨，將殺之。蠶不聽，曰：「鄧府君窮來歸我，我何忍殺之！」由是俱得免。明年，詔原敦党，嶽、撫詣闕請

罪，有詔禁錮之。

咸和初，司徒王導以撫爲從事中郎，出爲甯遠將軍、江夏相。蘇峻作逆，率所領從溫嶠討之。峻平，遷監沔北軍事、南中郎將，鎮襄陽。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，撫不能守，率所領奔於武昌，坐免官。尋遷振威將軍、豫章太守，後代毋丘奧監巴東諸軍事、益州刺史、假節，將軍如故。尋進征虜將軍，加督甯州諸軍事。永和初，桓溫征蜀，進撫督梁州之漢中、巴西、梓潼、陰平四郡軍事，鎮彭模。撫擊破蜀余寇隗文、鄧定等，斬僞尚書僕射王誓、平南將軍王潤，以功遷平西將軍。隗文、鄧定等復反，立範賢子賁爲帝。初，賢爲李雄國師，以左道惑百姓，人多事之，賁遂有眾一萬。撫與龍驤將軍硃燾擊破斬之，以功進爵建城縣公。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，殺征虜將軍楊謹，據涪城，自號益州牧。恆溫使督護鄧遐助撫討之，不能拔，引退。溫又令梁州刺史司馬勳等會撫伐之。敬文固守，自二月至於八月，乃出降，撫斬之，傳首京師。升平中，進鎮西將軍。在州三十餘年，興寧三年卒，贈征西將軍，諡曰襄。子楚嗣。

撫子 楚

楚字元孫。起家參征西軍事，從父入蜀，拜鷹揚將軍、犍爲太守。父卒，以楚監梁、益二州、假節，襲爵建城公。世在梁、益，甚得物情。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作逆，楚與硃序討平之，進冠軍將軍。太和中，蜀盜李金銀、廣漢妖賊李弘並聚眾爲寇，偽稱李勢子，當以聖道王，年號鳳皇。又隴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，破涪城。梁州刺史楊亮失守，楚遣其子詩平之。是歲，楚卒，諡曰定。子瓊嗣。

瓊勁烈有將略，歷數郡，代楊亮爲梁州刺史、建武將軍，領西戎校尉。初，氐人竇沖求降，朝廷以爲東羌校尉。後沖反，欲入漢中，安定人皇甫釗、京兆人周勳等謀納沖，瓊密知之，收釗、勳等斬之。尋卒。子虓嗣。

楚子 虓

虓字孟威。少有節操。州召爲祭酒，後歷位至西夷校尉，領梓潼太守。甯康初，苻堅將揚安寇梓潼，虓固守涪城，遣步騎數千，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，爲堅將硃肜邀而獲之，虓遂降於安。堅欲以爲尚書郎，虓曰：「蒙國厚恩，以至今日。但老母見獲，失節於此。母子獲全，秦之惠也。雖公侯之貴，不以爲榮，況郎任乎！」堅乃止。自是每入見堅，輒箕踞而坐，呼之爲氐賊。堅不悅。屬元會，威儀甚整，堅因謂虓曰：「晉家

元會何如此？」虓攘袂厲聲曰：「戎狄集聚，譬猶犬羊相群，何敢比天子！」及呂光征西域，堅出餞之，戎士二十萬，旌旗數百里，又問虓曰：「朕眾力何如？」虓曰：「戎狄已來，未之有也。」堅黨以虓不遜，屢請除之。堅待之彌厚。虓乃密書與桓沖，說賊奸計。太元三年，虓潛至漢中，堅追得之。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，事泄，堅引虓問其狀，虓曰：「昔漸離、豫讓，燕、智之微臣，猶漆身吞炭，不忘忠節。況虓世荷晉恩，豈敢忘也。生爲晉臣，死爲晉鬼，復何問乎！」堅曰：「今殺之，適成其名矣。」遂撻之，徙於太原。後堅復陷順陽、魏興，獲二守，皆執節不撓，堅歎曰：「周孟威不屈於前，丁彥遠潔己於後，吉祖沖不食而死，皆忠臣也。」

虓竟以病卒於太原。其子興迎致其喪，冠軍將軍謝玄親臨哭之，因上疏曰：「臣聞旌善表功，崇義明節，所以振揚聲教，垂美來葉。故西夷校尉、梓潼太守周虓，執心忠烈，厲節寇庭，遂嬰禍荒裔，痛窴泉壤。臣每悲其志，以爲蘇武之賢，不復過也。前宣告并州，訪求虓喪，並索其家。負荷數千，始得來至。即以資送，還其舊隴。伏願聖朝追其志心，表其殊節，使負霜之志不墜於地，則榮慰存亡，惠被幽顯矣。」孝武帝詔曰：「虓厲志貞亮，無愧古烈。未及拔身，奄隕厥命。甄表義節，國之典也。贈龍驤將軍、益州刺史，賻錢二十萬，布百匹。」又贍賜其家。

訪次子 光

光少有父風，年十一，見王敦，敦謂曰：「貴郡未有將，誰可用者？」光曰：「明公不恥下問，竊謂無復見勝。」敦笑以爲甯遠將軍、尋陽太守。及敦舉兵，光率千餘人赴之。既至，敦已死，光未之知，求見敦。王應秘不言，以疾告。光退曰：「今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，公其死乎？」遽見其兄撫曰：「王公已死，兄何爲與錢鳳作賊？」眾並愕然。其夕，眾散，錢鳳走出，至闔廬洲，光捕鳳，詣闕贖罪，故得不廢。蘇峻作逆，隨溫嶠力戰有功。峻平，賜爵曲江男，卒官。

光子 仲孫

子仲孫，興甯初督寧州軍事、振武將軍、甯州刺史。在州貪暴，人不堪命。桓溫以梁、益多寇，周氏世有威稱，復除仲孫監益、豫、梁州之三郡。甯康初，楊安寇蜀，仲孫失守，免官。後徵爲光祿勳，卒。

初，陶侃微時，丁艱，將葬，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。遇一老父，謂曰：「前崗見

一牛眠山汙中，其地若葬，位極人臣矣。」又指一山云：「此亦其次，當世出二千石。」言訖不見。侃尋牛得之，因葬其處，以所指別山與訪。訪父死，葬焉，果爲刺史，著稱甯、益，自訪以下，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，如其所言云。

史評

史臣曰：夫仁義豈有常，蹈之即君子，背之即小人。周子隱以跅弛之材，負不羈之行，比凶蛟猛獸，縱毒鄉閭，終能克己厲精，朝聞夕改，輕生重義，徇國亡軀，可謂志節之士也。宣佩奮茲忠勇，屢殄妖氛，威略冠於本朝，庸績書於王府。既而結憾朝宰，潛構異圖，忿不思難，斯爲隘矣。終於憤恚，豈不惜哉！劄、筵等負俊逸之材，以雄豪自許，始見疑於朝廷，終獲戾於權右，強弗如弱，信有征矣。而劄受委扞城，乃開門揖盜，去順效逆，彼實有之。後雖假手凶徒，可謂罪人斯得。朝廷議加榮贈，不其僭乎！有晉之刑政陵夷，用此道也。周訪器兼文武，任在折沖，戡定湘、羅，克清江、漢，謀孫翼子，杖節擁旄，西蜀仰其威風，中興推爲名將，功成名立，不亦美乎！孟威陷跡虜廷，抗辭僞主，雖圖史所載，何以加焉！

贊

贊曰：平西果勁，始邪末正。勇足除殘，忠能致命。宣佩懋功，三定江東。劄雖啟敵，筵實懷忠。尋陽緯武，擁旄持斧。曰子曰孫，重規疊矩。孟威抗烈，心存舊主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